

## 人生忽然间

□ 王永顺

“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”这是杜甫的一句诗，这句诗中一个“忽”字，道尽人生的况味。

有时候，是在忽然之间，我们就与从前不一样了。记得小学四年级时，算术考试自己还有得零分的记录，可是上初中了，不知怎地，忽然间开了窍，能解出许多同学都解不出的代数几何难题，从此在老师眼中成为了一个优等学生。

参加工作后想处对象谈恋爱，怎奈自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追慕的女生，人家根本对咱看不上眼，顿时觉得一下子被彻底否定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走不出心理的阴影，心里的痛楚怎么也无法排解，对世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。有人说，痛苦久了，人会麻木，其实不然，痛苦久了，什么感觉都会麻木，只有痛苦不会麻木，像一颗钉子扎在心上，没有一刻是不痛的。可就在初春的某一天里，忽然间，有那么一刻，感觉不再那么执著于这些痛了。虽然痛苦没有完全消失，但是感觉自己的内心里有一种力量在潜滋暗长，忽然升起了一股欣喜的劲儿，那是痛苦之中会逐渐好起来或颓下去的节点。就这样，自己第一次感觉到了内心成长

的快乐。

练了多年的钢笔字，总不见长进，可是有一天看完自己的字迹，忽然间觉得可以拿得出手，不会担心被人笑话了。曾经抽了多年的烟，虽然知道抽烟不好，可就是没打算戒，女朋友跟我说戒烟的事，我一口答应下来，忽然间就这么戒了。又学会了喝酒，一喝就是三十年，这五十多岁了，爱人说，再这么喝，非得喝出酒精肝癌变不可。经她这一吓唬，我多年的喝酒习惯，忽然间说戒又戒了。原先喝酒感觉很超脱，很爽。自从戒了酒，没有了醉感也无所谓，何况还拥有了一种能成功戒酒的成就感，可以说一样挺幸福的，有酒或没酒原来并不打紧。

人生就是这样，忽然间我们就不一样了。忽然间在父母眼里我们长大了，不再是孩子。年轻时总觉得自己太幼稚，向往成熟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忽然间觉得成熟了不少。写了很多稿，投出去都如泥牛入海，可忽然间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样刊。忽然间我们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，而且很是受用。劳累繁杂的生活中，忽然间一抹亮色让我们瞬间泪目。离开家乡三十几年，早已学会说普通话，

可是有一天爱人嘴里也说出我的家乡用语，忽然间觉得家乡话表达起来也别具风味。就这样，忽然间我们喜欢上了什么，多了一种情趣，少了一些陋习。忽然间，我们真的跟从前大不一样了。

也许有一天，心理上依然年轻的我们，忽然间有了一种开始衰老的感觉，我们的身体在我们感觉衰老之前早已开始了衰老。衰老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话题。有一天我们会忽然间与这个世界告别，与我们爱着的那么多人告别。不过也许在这个最终的“忽然”到来之前，就在衰老的某一天里，谁敢说我们不会在忽然间悟到生命的真谛，感受到一种永恒，在一瞬间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？我们不再因为这最终的忽然而感到突然，不会去惧怕什么死亡，不会留恋生前种种，生活好也罢，不好也罢，我们学会了放下与告别，不带走一丝的恋，也不带走一点的憾，那是因为生前的种种“忽然”，赋予了我们生命的圆满。正是人生中这样一个又一个的“忽然”，见证了我们的成长，成熟，见证了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在更新中臻于完善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## 愿你前半生有路可走 后半生有家可回

□ 甘蓝蓝

生活

蔡崇达的小说《皮囊》中有一个故事——《母亲的房子》，说是小说，其实大部分是真实发生在小镇里的童年记忆。

老家的一间房子，贯穿了作者母亲的大半生。

那年母亲二十四岁，父亲二十七岁。两个人在媒人的介绍下，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，彼此下半辈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当时父亲没有钱，第一次约会只是拉着母亲来到这块地，说，我会把这块地买下来，然后盖座大房子。母亲相信了。

结婚三年后，父亲终于把地买下。当时他到处找人举债，建起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。这几乎是父亲最辉煌的时刻。母亲回忆自己如何发愁欠着的债，而父亲说，还钱还不容易？

“那时候你父亲真是男子汉。”

直到某一天，父亲对母亲说：“我去找下工作。”一个月后，他去宁波当了海员。

过了三年，父亲带着一笔钱回来，建成了一座完整的石板房。父亲把自己和母亲的名字，编成对联刻在了石门上。

后来父亲拿着在宁波攒的钱，回到家乡做小生意，屡屡失败后，父亲变得越发焦虑、沉默，直到有一天，突然跌倒在天井里，他中风了。

当年的石板房子只剩下一半，留着父亲中风的印记，蔡崇达读书需要花钱，姐姐也到了出嫁的年龄。但是攒够了10万块钱的母亲，决心建房子。

“你父亲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，所以我要建房子。”这是她的理由。

为了省钱，母亲边管加油站，边做小工，累出急性盲肠炎。房子建了将近半年，只够原计划四层楼的一半。

落成的时候，虽然最终的造价超标了，但母亲还是决定在搬新家时，按照老家习俗宴请亲戚。这又折腾了一万多元。

一家人抱怨她乱花钱，但是母亲说：“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，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。”为了这口气，家里欠着债，最难的时候甚至买了老鼠药放在抽屉里，每次掏出来，母亲又说：“我还是不甘心，我不相信咱们就不能好起来。”

剩下没建成的一半，还是母亲的执念：“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，我们建到了，就真的站起来了。”

第二年，父亲突然去世了。再过了两年，母亲在镇政府的公示栏上看到了拆迁图纸，这座房子要被拆掉了。

“我们还是把房子建完整好不好？”

她尝试解释：“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建好。我只知道，如果这房子没建起来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。”

这是一个看上去荒诞的决定——建一座马上要被拆除的房子。

故事的结尾，春节上班第一天，作者在北京和同事一起吃饭。

“嘈杂的餐厅，每个人说着春节回家的种种故事：排队两天买到的票、回去后的陌生和不习惯、与父母说不上话的失落和隔阂……”而他，独自庆幸地想着母亲以及正在修建的那座房子。

“我知道，即使那房子终究被拆了，即使我有一段时间买不起北京的房子，但我知道，我这一辈子，都有家可回。”

前半生，我们步履不停，走了很多路；后半生，历尽千帆，只求有乡可依，有家可回。

——摘自《东湖夜读》

点 滴

## 怕的不是狮子

□ 保罗·科埃略

西塔寺院的一群僧侣，包括大住持尼西留斯在内，正在穿越埃及沙漠。突然，一只狮子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全都很害怕，赶紧逃跑。数年后，在尼西留斯弥留之际，一僧侣问：“住持，您还记得我们遇到狮子的那天吗？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你害怕。”

“但我并不害怕狮子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跟我们大家一样逃跑呢？”

“我想，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来逃离一只狮子，总好过花一辈子的时间去逃离虚荣。”

——摘自《党政论坛》

## 夫妻兵法

□ 赵文恒

割草机坏了很久，院子里杂草丛生，我多次暗示丈夫去修理，但不知怎么回事，他总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。最后，我想出了一个绝招来解决问题。

那天，当丈夫回到家里时，我正坐在荒芜的草丛中，忙着用一把小剪刀来修剪草坪。

他默默地看了一会儿，一言不发地进入房间。过了一会儿，等他回来时，手里拿着一把牙刷，说：“等你修剪完草坪，不妨再打扫一下院里的人行道。”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## 半个父亲在疼

□ 葛亚夫

这些年，感觉时间在不停提速，尤其是对父亲。在他身上，岁月的沙漠化一年深过一年，从牙齿到骨骼，他所有坚硬的部分，都迅速钝化、脆弱。

走在路上，每遇见老人，我总会忍不住多看几眼，有时，还会从他身后追到身前……我总觉得，他是我父亲。

我父亲虽然老了，但他还在，还是一位完整的父亲。

老了的父亲，失去标识度和分辨率，老成所有老人的样子——干瘦，呆滞，不苟言笑。但年轻时，他棱角分明，一顶光头佛光普照，哪怕十里外咳嗽一声，我也如雷贯耳。

小时，我浑号葛维搅。维是辈分，搅是捣蛋，我的“皮”有口皆碑。基本上，只要有摩擦，罪就在我，以被父亲摁在地上摩擦结束。这俗套的剧情，常让我怀疑父亲是假的。

那天，我跟着父亲压红芋，甚得他欢心。老师路过地头，随口参我一本。父亲顺手抄起扁担，抽向我。我眼疾手快，但大长腿没能跟上，被铁钩抽到，烙出一道血印。

我抱着腿，疼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蹦蹦跳跳。父亲捉住我，把我摁到地上。搅一把芨芨草，嚼碎，敷在伤口上。我不经意看见，他稳健的手，比我的腿颤抖得更厉害。

原来，当我疼时，父亲也在痛。我的一半疼痛，一直由父亲默默抚养着。

父亲脾气暴躁，一半是母亲点燃的，一半是癣疾煎熬的。年复一年，一开春，癣就缘着他开枝散叶。不知听谁说的，用烧红的铜钱烫，就能把癣斩草除根。一点抽搐的灯火前，他捋起袖

子，让我烧铜烫癣。

我下不了手！他就自己来。牙一咬，眉一竖，火红的铜钱往手臂上一摁。一股焦肉味吱吱乱窜，撕咬得灯火弓起腰，啃噬得我心如刀绞。

父亲拍拍我的头，满面春风地说，一点不疼。我满脸泪水，痛得不能自己。

我从未想过，当父亲疼时，我也会痛。父亲的一半疼痛，一直由我默默赡养着。

做了父亲后，我回去得少了，但会经常念及父亲，想象我这个年龄时的他，想象孩子这个年龄的父亲。起初是做反面教材，警醒自己别像他。慢慢，我谅解了父亲，开始和三十多年前的他与自己和解。无论在基因上，还是生活里，我们都有彼此的影像。

前不久，父亲的腿不堪磨损，闹起罢工。我带他看医生，背他上楼、下楼。

起初他很不适应，肌肤和骨骼都极不情愿地抗拒我。很快，他认了。回家时，他竟趴在我背上睡着了。在家门口，我扭头看他，酣睡得像个孩子一样。我和父亲，互换了三十年。

或许，也可以说，父亲有一半是我，我有一半是父亲。

家里的地板刚拖过，很滑。我和父亲摔成一团。父亲醒了，龇牙咧嘴地问我可摔痛了？孩子一手扶着我，一手打地板，念念有词。我满面春风地对他们说，一点也不疼。

——摘自《安庆晚报》



■ 赐稿邮箱：dtwbzl@163.com